



巴勒斯坦難民紀錄計畫

波爾·歐森，丹麥哥本哈根，丹麥國家檔案庫

(Poul Erik Olsen)

*Translation provided by:
the FamilySearch Translation Division*

Meeting:

107 — Dispossessed persons: preserving culture in an age of migration — Genealogy and Local History Section

摘要

難民、流離失所者或政治、軍事衝突受害者少有被妥善記錄下來的。由於無法幫助過去每位難民追蹤或記錄他們的根源，檔案管理員常感到力不從心，只能擱置他們既存的需求卻無能為力。有些案例則是一度有紀錄，但沒有妥善保存下來。本文所探討的範例中，我們為日後研究之用，特別為一群難民保存了豐富的檔案紀錄，該保存計畫稱為聯合國救助行動署（UNRWA）之巴勒斯坦難民紀錄計畫。由於 UNRWA 長期致力於此任務，經過六十多年的詳細登記作業，孕育出一份詳盡記載巴勒斯坦難民的歷史家譜檔案書面資料，稱為家庭檔案。此家庭檔案的目的絕不是為了建立巴勒斯坦難民的歷史資料庫，純粹是為了管理的目的，即記錄哪些人符合資格獲得該組織的服務，哪些人不符合資格。由於 UNRWA 的救助及社會服務部門在他們日常的活動中都會使用家庭檔案，導致其紀錄經過五十年的使用後嚴重受損；同時，研究人員也愈加意識到家庭檔案代表巴勒斯坦難民紀錄的獨特性。

UNRWA 針對此問題著手保存計畫，同時從書面化管理轉向數位化管理。



UNRWA 及其紀錄

1949 年 12 月 8 日聯合國大會決議設立臨時機構——UNRWA，即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助行動署。UNRWA 於 1950 年開始運作，接替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助署，及國際紅十字會和美國友好協會在這個區塊的工作。今日，UNRWA 提供協助、保護和支援給大約 480 萬名在中東登記有案的巴勒斯坦難民。協助的內容包含教育、衛生保健及社會服務。本文撰寫的同時，UNRWA 的任務——除非聯合國大會更新其決議——將於 2011 年 6 月 30 日期滿。就臨時機構而言，UNRWA 的歷史算是相當悠久。

當然，就像任何其他組織一樣，UNRWA 自成立以後便開始製作紀錄。由其總部製作紀錄（起初在貝魯特，之後在維也納，自 1996 年後改在加薩／安曼），並將紀錄儲存於中央檔案室。這些是各種 UNRWA 計畫——教育、衛生保健、救助及社會服務、小額信貸、基礎建設和營區改善工程——的中央管理紀錄，以及 UNRWA 的內部管理紀錄和對外關係紀錄等。總部的歷史紀錄則存檔於安曼的總部。

在 UNRWA 不同領域運作的各個分支單位——教育、衛生保健等——都會建立自己的紀錄。教育及醫療服務的檔案在當地存檔，並按管理上的需要來決定保存期限。救助及社會服務部門則是例外，負責登記有資格獲得 UNRWA 服務的巴勒斯坦難民。另外，救助及社會服務部門也參與直接發放物資和救助金給有需要的難民家庭。再者，

由於關係到難民是否有資格獲得這些服務，意即這些紀錄在管理上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只要有 UNRWA 存在的一天，這些紀錄——家庭檔案——勢必繼續留存。

UNRWA 自 1950 年從其他救助組織接下任務，首要設定執行的工作之一，就是從他們運作區域的那些流離失所的人當中，區分出真正的巴勒斯坦難民。UNRWA 定義的巴勒斯坦難民為「任何在 1946 年 6 月 1 日至 1948 年 5 月 15 日期間定居在巴勒斯坦，且因 1948 年的衝突事件而喪失家園和謀生能力的人民及其後代，包含父系合法領養的孩子。」任何符合這些條件，並居住在 UNRWA 運作區域內的人，他或她即有資格獲得 UNRWA 的服務。不過，UNRWA 在進行人口普查後降低了符合獲得服務資格的人數，因為就如同國際紅十字會的聲明：「最終，數以千計的人，窮困者及其他人，試著藉由登記一個以上的居住地、或以多個姓名、或增加家庭成員人數、或登記錯誤的出生日期及隱瞞死亡之實，來規避控管。」¹

符合 UNRWA 難民身分的人，換句話說是可世襲的。這代表 UNRWA 勢必得大規模地收集家譜資料。到了 2005 年，難民的人口數為 1950 年的四倍之多。如上所述，UNRWA 提供服務給登記有案的巴勒斯坦難民，其最主要的目的為：確認符合 UNRWA 服務資格的身分及家庭和個人的人數。或許值得關注的是，自 1993 年起 UNRWA 開始登記居住在其運作範圍以外的準巴勒斯坦難民，即便那些人還沒有資格取得 UNRWA 的服務。

登記有案的難民人數²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05
約旦	506,200	613,743	506,038	716,372	929,097	1,570,192	1,795,326
黎巴嫩	127,600	136,561	175,958	226,554	302,049	376,472	401,071
敘利亞	82,194	115,043	158,717	209,362	280,731	383,199	426,919
約旦河西岸 ³	-	-	272,692	324,035	414,298	583,009	690,988
加薩	198,227	255,542	311,814	367,995	496,339	824,622	969,588
共計	914,221 ⁴	1,120,889	1,425,219	1,844,318	2,422,514	3,737,494	4,283,892

難民登記紀錄及家庭檔案

自 1950 年起，UNRWA 的難民登記紀錄由二個主要的部分所組成：

- 1) 索引系統：從卡片索引到電腦資料庫
- 2) 家庭檔案：個案檔案包含每一位難民的文件。

¹UNRWA: A Brief History 1950-82，第 63 頁。

²基於難民的自由意願來登記，因此以人口統計的觀點來看此數據可能不太準確；然而，此數據卻反映了保存紀錄系統上漸增的困難度。（來源：www.unrwa.org）

³直到 1967 年，約旦的數據還包含約旦河西岸

⁴由前非政府組織移交的清單包含了 950,000 名難民。經由 UNRWA 人口普查的結果，降低人口數至 860,000 名。

例行性的難民登記造成了與日俱增的大批紀錄，也反映了人口數的增長。2000年，UNRWA 發展出若干個不同的登記系統，從被稱為主卡的系統延續到電子統一登記系統（URS）。儘管 UNRWA 已意識到難民登記系統至關緊要，但由於資金的情況及（原則上）它是臨時存在的機構，使它無法把紀錄保存系統列為高優先的問題之中。

索引系統

1. 主卡 1950—1956

主卡——每一個家庭根據其調查報告被做成一張卡片索引。該主卡儲存於加薩，並非在約旦河西岸或約旦。在引進穿孔卡系統之後，每張主卡上都被分配到一組六位數的登記號碼，稱為前代碼。

前代碼的數字是為了查詢各個家庭所在的範圍、區域或營區等。此系統並沒有設計可允許不同營區、區域或範圍的搬遷。雖然它還是無可避免地遭淘汰，但是仍被留存作為家庭檔案之後的索引系統對照書面文件的參考資料。

直到 1993 年——在主卡系統已被廢除了許久之後——新登記的家庭在建檔時才又被給予一組新的前代碼。同年，UNRWA 決定重新給予原有家庭檔案新的前代碼，而這個過程也被證實極為耗時。

2. IBM 穿孔卡 1956—1979

穿孔卡系統是依據一組八位數字組成的家庭登記號碼。這些穿孔卡是用「基本卡」穿孔作成的，在穿孔卡系統引進時就在各區域辦公室備有基本卡。

在穿孔卡系統引進的同時又有了原始索引卡的發行，那些隨後修改的原始索引卡格式及最後發行的索引卡都曾存留於外地辦公室內。

3. 登記資料庫 1979—(1993) 1996

設在維也納的 IBM 主機裡存有登記資料庫，其內容是由家庭主檔案和個人主檔案所組成，每個家庭都有一個檔案且每個人也都有一個檔案。此資料庫的備份磁帶仍然存在，可能還有一些歷史價值。資料輸出是以登記卡的形式被送往外地辦公室——一式三份，護貝的那份給登記的家庭，一份給外地辦公室，另一份給區域辦公室，還有前代碼清單及以姓氏、戶長名、名字為基礎的字母索引清單，以及用登記序號排列的家庭及個人資料清單。

4. 統一登記系統 1993—2005 之後

自 1993/94 起改用統一登記系統（URS），當時 UNRWA 整合了二個現有的資料庫，即登記資料庫和社會經濟資料庫，用於特別貧困專案（SHC）。

其中，登記資料庫較早存在，在 1970 年底建立於維也納總部的 IBM 主機中，而社會經濟資料庫則是在 1990 年初於安曼總部計畫並執行。

1996 年從 IBM 主機轉換資料完成後，URS 才得以在安曼總部全面運作。技術上，URS 算是一個範例，它或許尚未成熟，但卻是非常完善、受肯定的關聯式資料庫（Unix/Sybase/Paradox）。

難民登記系統結合了家庭人口統計（FAM DEM）資料庫的家庭登記資料（約 700,000 筆檔案）及個人人口統計（IND DEM）資料庫的個人登記資料（約 3,500,000 筆檔案）。同樣的，社會經濟資料庫承載了家庭 SHC（特別貧困專案）資料庫及個人 SHC 資料庫。

URS 最大的缺點就是系統更新。若要變更難民的狀況（如結婚或變更地址）得花上一個月才能輸入 URS 資料庫來更新紀錄。造成延遲的原因是，區域辦公室得先把資料存入一片磁片中，再用車子運送到安曼做確認，才能傳送到 URS。有鑑於每月平均約有 40,000 筆登記資料需作修改（新生、婚姻、住址變更及死亡），建立線上系統將會大大改善其缺失。

家庭檔案

家庭檔案包含那些已符合資格可獲得 UNRWA 服務的家庭的文件。每一個原生的難民家庭都有一個檔案，包含一組獨特且現已穩定的號碼，即合併的前代碼。家庭檔案約有 700,000 筆，依照前代碼排序，被存檔於五個 UNRWA 的外地辦公室。

前代碼是統一登記系統（URS）與家庭檔案之間的主要連結。前代碼是參照 UNRWA 最初（1950 年－1956 年）使用的登記系統，當新系統（IBM 穿孔卡）被引進時，就此產生「前代碼」這個稱號。在 1950－52 年的登記期間，每一個家庭是藉由一組 1 到 6 位數字的號碼作為識別，並由該家庭所在位置的主管國家來管理。

前代碼關乎 1950－52 年登記的原生難民家庭。不過，從 1950－52 年登記的家庭分出來的新家庭，卻被分配到一組新的前代碼。然而，這樣的做法引起了一些混淆，因此在 1993 年 UNRWA 決定重新啟用舊的前代碼給予新的家庭（即合併的前代碼），以便前代碼可以實際用來追蹤 1950 年後登記的家庭。從 1993 年起，新的前代碼只給那些先前 UNRWA 未登記過的難民家庭。登記號碼無法永久使用的原因是用數字編碼。在使用穿孔卡系統時，數字是用來描述某些特定情況，而這些情況是普遍於某些群體的難民。

各個家庭檔案的內容都不盡相同，可分成三種類型：UNRWA、政府及個人文件。文件的年齡可能從 1948 年前跨越到 2009 年。

根據研究，UNRWA 的文件可能包括紅十字會的登記表、難民調查表（情況說明書）、與政府機構往來的書信、護照證明書、家庭細項修改等。情況說明書包含家庭成員的人數及姓名、原巴勒斯坦居住地，以及與他們航班有關的細項記事等。

在個人文件的前頁底下附有出生證明、死亡證明、監護人關係證明、來自鄉長的證詞、1948 年以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證據（英國委任統治下的護照／身分證件和戒嚴通行證等），以及財產紀錄（契約、繳稅證明和水電費單等）。約在 1970 年前，大部分的文件都是正本，在 1970 年後，證明文件則改為影本。

這些檔案是支持 UNRWA 得以運作的原因，它以備份的方式提供給 URS 的電子登記使用。然而，正因這個原因加上其他原因，在經年累月後，造成檔案的保存日益困難。這些檔案不斷地作為管理上使用，供作參考及修改登記資料。它們遭受磨損及撕

裂的破壞，除了應該把戰亂區域的外部威脅也考慮進去外，還可歸因於不完善的儲藏條件。

保存計畫

有許多無謂的政策企圖讓世界變得更和平，曾經一度為人所知的政策就是奧斯陸的和平進程。在 90 年代中期，奧斯陸和平進程為人們帶來希望，認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可能至少部分解除，並且可能建立巴勒斯坦國。正如我們今日所知，沒有一項是實現的。

不過，奧斯陸和平進程並非全然失敗。本文的主旨——即巴勒斯坦難民紀錄計畫——就是奧斯陸和平進程的間接成果，它因為此和平進程而部分啟動。如果當時成立了巴勒斯坦國，就不再需要 UNRWA 了。事實上在 90 年代中期，巴勒斯坦國家主管機關就著手準備建立一個國家檔案庫，而 UNRWA 表示一旦其組織遭解散，就應當由巴勒斯坦國家檔案庫接手掌管 UNRWA 的歷史紀錄。⁵

另外，研究人員愈來愈意識到 UNRWA 檔案庫的潛力。1994 年舉行的難民工作小組會議，挪威應用國際研究所〔FAFO〕被委派報告 UNRWA 巴勒斯坦難民資料的潛在研究價值。對於家庭檔案，FAFO 的報告結論是：

「家庭檔案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且密切關係到巴勒斯坦難民之歷史與背景的研究。儘管每一個檔案內含的資料可能殘缺不全，但涵蓋的範圍卻是全面性的。應啟動一項計畫來保存家庭檔案庫，以促成其資料的歷史研究。〔……〕龐大的資訊量，部分是以各種語言手寫而成的文件，其本身低劣的品質帶給研究人員極大的挑戰。」⁶

然而，由於資金缺乏，致使沒有採取實際的保存措施。

由於政治因素及檔案保存的考量，1999 年當時擔任總主任委員的彼得·漢森（Peter Hansen）邀請二位丹麥的檔案管理員／歷史學家⁷來報告保存計畫的可行性。經拜訪及視察在加薩、約旦河西岸和約旦的外地辦公室裡的家庭檔案後，他們在報告中作的結論是保存計畫勢在必行。儲存在加薩外地辦公室的家庭檔案以驚人的速度持續惡化中，可能是因為儲藏室裡的高濕度所造成；位在安曼的約旦外地辦公室，其儲藏空間並不合適。位於耶路撒冷的約旦河西岸外地辦公室的情況有較好一些，但不盡理想。在首次的報告中，他們建議掃描家庭檔案並保留原始書面資料。來自丹麥國家檔案庫的另一組考察人員，是由幾位數位及掃描專家帶領，提出了另一份報告，報告中建構出一個掃描與數位存檔的計畫。

第二組考察人員的成果之一，是較精確的文件數量評估。UNRWA 當初預估文件的數量為 2 千 5 百萬筆，但是根據實際衡量文件架上的資料，預估數量被調降到約 1 千 6 百萬筆。報告中提出更詳細的掃描作業運作方式。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詮釋資料

⁵ Tamari, S. & Zureik, E. (ed) Reinterpreting the Historical Record: the Uses of Palestinian Refugee Archives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Policy Analysis, Institute of Jerusalem Studies, 2001, 第 52 頁。

⁶ Lena C. Endresen and Geir Øvnsen: The Potential of UNRWA Data for Research on Palestinian Refugees. FAFO Report, 1994, 第 13 頁。

⁷ Mr. Kristian Hvidt 是丹麥國會圖書館及檔案庫的前主席，而 Poul Erik Olsen 則是丹麥國家檔案庫的首席顧問。

(Metadata) 的問題。詮釋資料的建立與登記應不能減慢掃描的過程。一旦描述製作流程，在建立詮釋資料時就可自動插入條碼來指定文件的類型等。詮釋資料應盡可能精簡；先前的提案曾建議用過度耗費資金的標準來建立詮釋資料，給予文件的數量。雖然 URS 是一個運作良好且穩定性佳的系統，但是相較於現代化管理的需求，它有技術上的落後；也儘管 URS 可以用來作為掃描的家庭檔案的索引，但新系統卻能允許掃描的家庭檔案變成 UNRWA 未來數位化管理的一部分。因此提議採用可連結歷史文件的保存與未來數位化的資訊系統。⁸此提議特別強調要避免有意義的編號，而改用系統化的獨特識別碼來辨別難民家庭及難民個人。

一旦掃描作業完成，即可停止使用作為日常管理用的書面家庭檔案，也可中止因磨損及撕裂所造成的文件惡化。在掃描處理過程中，也可能會採取其他保存的措施。家庭檔案中的資料將可供 UNRWA 線上操作，因此將大幅提升未來登記過程的資料品質，也將大幅提升管理的效率。任何新的資料登記或修改都可以在任何區域或營區辦公室內完成，且家庭檔案的附註文件也可現場掃描，並在線上更新系統。

基於這兩份由外面人士提出的登記系統之檔案報告及建議，UNRWA 自行發展出巴勒斯坦難民紀錄計畫。此項計畫包含預計掃描 1 千 6 百萬筆在家庭檔案中的歷史文件。那些掃描出來的影像可透過新難民登記資訊系統 (RRIS) 及其他相關系統存取。

然而，最重要的是，UNRWA 在 2003 年成功取得此項巴勒斯坦難民紀錄計畫的資金。⁹主要捐助者包括沙迦統領、沙烏地阿拉伯、英國、加拿大、歐盟及瑞士。

此計畫在 2003 年 4 月 1 日啟動。一個諮詢委員會因而被設立，且該計畫的組織也都就定位。充裕的資金允許文件以高解析度彩色圖像來掃描——達到完全存檔的標準。從 2004 年 6 月開始實際掃描作業，一開始進度較為緩慢，但是到了 2007 年五個外地辦公室皆配置了有效率的裝置流程，掃描作業從原先每月平均 250,000 筆文件，到 2007 年中旬已加速到每月平均 400,000 筆。分擔傳輸的工作也同行並進。非常具效率的敘利亞外地團隊負責黎巴嫩一部分的家庭檔案。另也研發出一套追蹤系統，方便可隨時追蹤流傳於區域之間的檔案。在 2007 年又安裝了一套資料管理系統 (DMS)，所有敘利亞的檔案都被移轉進 DMS 裡，並與 RRIS 連結。

在掃描作業的過程，會先從檔案盒取出家庭檔案，再除去釘書針、用膠布貼合撕裂處或套上保護膜，並在個別檔案的前面及後面放置一組獨特的分隔頁，其上印有前代碼的條碼。標準的分隔頁會有「情況說明書」、「出生證明」、「結婚證明」等等的代碼，它被放置在個別的文件上，方便未來的線上使用者可以很快辨識出某個檔案及最常用的文件類型。針對家庭檔案作的調查顯示，一個檔案可能會有將近 58 種不同的文件類型，但是標準分隔頁或識別碼的數字從一開始就降到 10 位數，接著降到 7 位數，最後只剩 5 位數。事實也證明，一組較長的號碼較耗費時間處理，減慢了掃描的作業。

⁸ Jan Danielsen, Anders Bo Nielsen and Poul Erik Olsen: The UNRWA Family Files – scanning and registration, 2001.

⁹ Maher Nasser: The Palestine Refugee Records Project (Paper at Stocktaking II Conference on Palestinian Refugee Research, Ottawa 17 – 20 June 2003)



在安曼計畫總部進行的文件準備及掃瞄作業

掃瞄作業過程在 2009 年 3 月完成了。總共掃瞄了一千五百五十萬筆文件及二百五十萬張索引卡，並在預算內完成了此項計畫。相對地，就不再需要諮詢委員會；2009 年 12 月 9 日 UNRWA 的總主任委員解散了此委員會，那天正是 UNRWA 六十週年的隔一天。

那時 RRIS 也接著開始運作，首先在黎巴嫩進行測試階段。目前該系統已在整個行動署全面使用。每月家庭檔案的附註文件平均為 2 萬至 2 萬 5 千筆，而當地掃瞄作業似乎運作良好。

迄今，UNRWA 仍持有家庭檔案的保管權。一旦不再需要 UNRWA 的存在，該家庭檔案將會轉交給「其他合適的機構」。

作為管理用的家庭檔案掃瞄副本可在 RRIS 線上使用，而作為保存用的副本則儲存在二套 DVD 中。其他磁性影本儲存在 DPKO 資料中心。不論是供未來的研究之用，或供一些遠方的巴勒斯坦難民人口，可能會在未來尋找他們祖先或家人的資料——一旦有一套副本作為中東事務的使用，也不用擔心另一套含有家庭檔案的文件會有安全上的疑慮。